



名林燕語
乾

籍



普
835
1-2

上海圖書館藏

石林燕語序



宣和初年，余改卜別館，
於西山之石林，宏構連城市，
不復更交世。故人親戚，
相過，周旋，堪叡之。公。

与为嬉，能谈所及，每故寔
曰：闻致古今，喜之，善，新
皆少日，取信于古，老，名，流
及少，入中，胡身，所，发，至，古
下，至，田，左，野，老，之，言，与，在

滑稽，詔，讎，之，解，时，以，抵，掌
一笑，家，谷，与，事，偶，思，笔
札，恒，鞅，书，之，逮，矣，乙，年
磁，乱，缠，雷，上，呼，兵，火，为
朽，之，保，井，闻，湮，废，前，日

之書以死之特徒畧於半
而余忘老矣荐羅多故志
意銷墮平日所見聞以
廢忘因令孫更稟集為
十卷以石林燕語為之

其七先後本乎倫次度後更
整齊孔子論康考仲夷逸
曰隨居敬之而少暇費論
公叔文子曰夫子和然後之
人不厭其言多自然矣言不

吾何敢議抑詔初無意
於言也言則雖多矣者
以余為未嘗言也月
中名石林山人亭

石林燕語卷第一

子棟榘模編

太祖皇帝徵時嘗被酒入南京高辛廟香案有
竹杯筴因取以占已之名位以一俯一仰為
聖筴自小校而上至節度使一一擲之皆不
應忽曰過是則為天子乎一擲而得聖筴天
命豈不素定矣哉晏元憲為留守題廟中詩
所謂庚庚大橫兆警欬如有聞蓋記是也
太祖英武大度初取僭偽諸國皆無甚難之意

將伐蜀命建第五百間於右掖門之前下臨
汴水曰吾聞孟昶族屬多無使有不足昶既
俘即以賜之召李煜入朝復命作禮賢宅於
州南畧與昶等嘗親幸視後以煜江南嘉山
水令大作園池導惠民河水注之會煜稱疾
錢俶先請覲即以賜俶二居壯麗制度畧侔
宮室是時諸國皆知在掌握間矣昶居後為
尚書都省俶居至錢思公惟演亦歸有司以
為冀公宮鋤慶院今太學其故地也

漢凡王宮

昔日禁中

後以元石父名禁遂改禁為

省唐以前天子之命通稱詔武右名照遂改
詔為制肅代後集賢院有待制之名即漢東
方朔之徒所謂待詔金馬門者也京師大內
梁氏建國止以為建昌宮本唐宣武節度治
所未暇增大也後唐莊宗遷洛復廢以為宣
軍晉天福中因高祖臨幸更號大寧宮今新
城是也其增展外羅城蓋周世宗始為之
太祖建隆初以大內制度草創乃詔圖洛陽宮

殿展皇城東北隅以鐵騎都尉李懷義與中
貴人董後按圖營建初命懷義等凡諸門與
殿湏相望無得輒差故垂拱福寧柔儀清居
四殿正重而左右掖與昇龍銀臺等諸門皆
然惟大慶殿與端門少差爾宮成

太祖坐福寧寢殿令闕門前後召近臣入觀諭
曰我心端直正如此有少偏曲處汝曹必見
之矣群臣皆再拜後雖嘗經火隻修率不取
易其故處矣

太宗即位尊孝章皇后為開寶皇后移居東宮
而不建名真宗尊明德太后始名所居殿曰
嘉慶後中書門下請為皇太后建宮立名於
是詔築宮曰萬安明肅太后既臨朝不築宮
止名所居殿曰會慶明肅上仙遺誥進太妃
楊氏為皇太后乃名所居為保慶號保慶太
后訖治平慈聖宮曰慈壽元祐宣仁宮曰崇
慶建中欽聖宮曰慈德皆遵用萬安事故也
崇寧初元符太后宮稱崇恩蓋進太后故禮

加於開寶云

崇政殿即舊講武殿惟國忌前一日及軍頭
司引見呈試武藝人吏部引改官人即常朝
退少頃以衫帽再坐忌前則服澹黃衫皂帶
自延和殿出降階由庭中步至不來輦遇兩
然後行西廊皆祖宗之舊也從官獨二史入
入侍舊制不甚大崇寧初始徙向後數十步
因增舊制發舊基正中得玉斧大七八寸至
色如截肪兩旁碾波濤戲龍文如屈裊制作

極工妙余為左史時每見之蓋古殿其下必

有寶器為之鎮今乘輿行

幸最近駕前所
獨玉斧是也

東華門直北有東向門西與內東門相直俗
謂之謬門而無榜張平子東京賦所謂謬門
曲榭者也薛綜注謬曲屈斜行依城池為道
集韻謬字或作移以為宮室相連之稱今循
東華門墻北而轉東面為北門亦可謂斜行依
墻矣凡宮禁之言相承必皆有自也

啓聖禪院太宗降誕之地太平興國中既建

爲寺以奉太宗神御太祖降誕於西京山子
營久失其處真宗朝嘗遣人訪之或以驍勝
營旁馬廐隙地有二岡隱起爲是復即其地
建應天禪院以奉太祖天聖中明肅欲置真
宗神御其間而難於遺太宗因以殿後齋宮
並置二殿曰三聖殿慶曆中始名太祖殿曰
興先太宗曰帝華真宗曰昭考

瓊林苑金明池宜春苑玉津園謂之四園瓊
林苑乾德中置太平興國中復鑿金明池於
苑北導金水河水注之以教神衛虎翼水軍
習舟楫因爲水嬉宜春苑本秦悼王園因以
皇城宜春舊苑爲富國倉遂遷于此玉津園
則五代之舊也今惟瓊林金明最盛歲以二
月開命士庶縱觀謂之開池至上巳車駕臨
幸畢即閉歲賜二府從官燕及進士聞喜燕
皆在其間金明水戰不復習而諸軍猶爲鬼
神戲謂之旱教玉津半以種麥每仲夏駕幸
觀刈麥自仁宗後亦不復講矣惟契丹賜射

為故事宜春俗但稱庶人園以秦王故也荒廢殆不復治祖宗不崇園池之觀前代未有也

太祖嘗問趙中令禮何以男子跪拜而婦人不跪趙不能對詢徧禮官皆無知者王貽孫祁公溥之子也為言古詩長跪問故夫即婦人亦跪也則天時婦人始拜而不跪因以大和中張建章渤海國記所載為證趙大賞天聖初明肅太后垂簾欲被袞冕觀河南郊大臣

爭莫能得薛簡肅公問即服袞冕陛下當為男子拜乎婦人拜乎議遂格禮九拜雖男子亦不跪貽孫之言蓋陋矣簡肅亦適幸其言偶中使當時有以貽孫所陳密啓者則亦無及矣然天下至今服簡肅之抗論也

母后加謚自東漢始本朝后謚初止二字明道中以章獻明肅嘗臨朝特加四字至元豐中慶壽太皇太右上仙章子厚為謚議請於朝詔以太后功德盛大四字猶懼未盡始仍

故事遂謚慈聖光獻自是宣仁聖烈與欽聖
憲肅皆四字云

熙寧末年早詔議改元執政初擬大成神宗
曰不可成字於文一人負戈繼又擬豐亨復
曰不可亨字爲子不成惟豐字可用改元
豐

范魯公質王祁公溥皆周朝舊相太祖受禪
時質年四十四溥四十二在位俱二年質罷
八年薨溥二十年薨雍容禪代之際疑問不

生雖二人各有賢德然太祖保全大臣亦前
代所未有也質性本下急好而折人過然以
廉介自居未嘗營生事四方饋獻皆不納太
宗嘗論前宰相以質循規矩慎名器持廉節
爲稱溥寬厚喜薦導後進罷相時其父尚無
恙猶常執子弟之禮不廢貽求尚太宗女乃
其子也

張伯玉皇祐間爲侍御史時陳恭公當國伯
玉首言天下未治未得真相故也由是忤恭

公仁宗時眷恭公厚不得已出伯玉知太平
州然亦惜其去密使小黃門諭旨勞之曰聞
卿貧無慮朕當為卿治袞翌日中旨三司賜
錢五萬恭公猶執以為無例上曰吾業已許
之矣卒賜之祖宗愛惜財用如此又見所以
獎勵言官之意也

明肅太右上徽號初欲御天安殿即今大慶
也王沂公爭之乃改御文德殿元祐初宣仁
太后受冊有司援文德故事為請宣仁不許

今學士院降詔蘇子瞻當制頌斥天聖之制
猶以御文德為非是既進本宣仁批出曰如
此是彰先姑之失可別作一意但言吾德薄
不敢比方前人聞者無不

畏服是歲冊禮
御崇政殿

韓魏公為英宗山陵使是時兩宮嘗為近侍
姦人所間一日侵夜忽有中使持笈帷御封
至魏公持之久而不發忽自起赴燭焚之使者
驚懇曰有事當別論奏安可輒焚御筆公曰
此某事非使人之罪也歸但以此奏知卒焚

之有頃外傳有中使再至公亟出迎問故曰
得旨追前使人取御封公曰不發焚之矣二
使歸報慈聖太后歎息曰韓琦終見有節
大遼國信書式前稱月日大宋皇帝謹啟書
于大遼國徽號皇帝闕下入辭次具使副全
銜稱今差某官充某事國信使副有少禮物
具諸別幅奉書陳賀不宣謹白其辭率不過
八句回書其前式同後具所來使銜稱今某
官等回專奉書陳謝不宣謹白不具副使銜

辭亦不過八句元祐間宣仁太后臨朝別遣
太后使副以皇帝書達意式皆如前但云今
差某官充太皇太后某使爾賀書亦如之
元祐垂簾呂司空晦叔當國元日欲率群臣
以天聖故事請太后同御殿行慶會稱賀之
禮宣仁謙避不從止令候皇帝御殿禮畢百
官內東門拜表而已蘇子容當制作手詔云
顧惟菲涼豈敢比隆於先后其在典法亦當
幾合於前規是歲進春貼子其一篇云上壽

春朝近外廷詔恩不許會公卿即時二史書
謙德只使群官進姓名

國朝典禮初循用唐開元禮舊書一百五十
卷太祖開寶中始命劉溫叟盧多遜扈蒙三
人補緝遺逸通以今事為開寶通禮二百卷
又義纂一百卷以發明其旨且依開元禮設
科取士嘉祐初歐陽文忠公知太常禮院復
請續編以姚闢蘇洵掌其事為太常因革禮
一百卷議者病其太簡元豐中蘇子容復議

以開寶通禮及迤歲詳定禮文分有司儀注
沿革為三門為元豐新禮不及行至大觀中
始修之鄭達夫主其事然時無知禮舊人書
成頗多抵牾後亦廢

士大夫家廟自唐以後不復講慶曆元年郊
祀赦聽文武官皆立廟然朝廷未嘗討論立
為制度無所遵守故久之不克行皇祐二年
初祀明堂宋莒公為相乃始請下禮官定議
於是請平章事以上立四廟東宮少保以上

立三廟而其詳皆不盡見文潞公為平章事
首請立廟於洛終無所考據不敢輕作至和
初知長安因得唐杜佑舊廟於曲江猶是當
時舊制一堂四室旁為兩翼嘉祐初遂倣為
之兩廡之前又加以門以其東廡歲祭器西
廡歲家牒祔在中門之右省牲展饌滌濯等
在中門之左別為外門置庖廚於中門外之
東南堂中分四室用晉荀安昌公故事作神
板而不為主唐周元陽祀錄以元日寒食秋

分冬夏至為四時祭之節前祭皆一日致齋
在洛則以是祭或在他處則奉神板自隨倣
古諸侯載遷主之義公元豐間始致仕歸洛
前此在洛無幾則廟不免猶虛設乃知古今
異制終不可盡行也

父沒稱皇考於禮本無見王制言天子五廟
曰考廟王考廟皇考廟顯考廟祖考廟則皇
考者曾祖之稱也自屈原離騷稱朕皇考曰
伯庸則以皇考為父故晉司馬機為燕王告

祔廟文稱敢昭告于皇考清惠亭侯後世遂
因不改漢議宣帝父稱恭義初請謚為悼曰
悼太子魏相以為宜稱尊號曰皇考則皇考
乃尊號之稱非後世所得通用然沿習已久
雖儒者亦不能自異也

治平中議濮安懿王稱號學士王禹玉中丞
呂獻可諫官范景仁司馬君實等皆謂宜稱
皇伯此固顯然不可歐陽求叔為叅政尤詆
之五代史書追尊皇伯宗儒為宋州刺史所

以深著其說然遂欲稱考則不免有兩統貳
父之嫌故議者紛然久不決慈聖光獻太后
內出手詔令稱親當時言官亦力爭而止以
諸侯入繼古未有也自漢宣帝以來始見之
魏相以為宜稱皇考此固亡乎禮之禮而哀
帝稱定陶王為恭皇安帝稱清河王為孝德
皇則甚矣禮以王以皇以顯冠考猶是尊稱
若舉謚而加皇乃帝號既不足辨父子子而
爵父此正禮之所禁也曾子因嘗著議以為

父沒之通稱施於為人後之義爲無嫌此蓋附承叔之意當時羣議既不決故仍舊但稱濮安懿王蓋難之也

皇祐治平天下財賦歲入皆一億萬以上歲費亦一億萬以上出入畧相當景德官一萬餘員皇祐治平加二萬餘員景德郊費六百萬皇祐治平加一千萬以上二者皆倍於景德元豐中曾子固嘗請欲推考所從來悉爲裁損使歲入如皇祐治平而祿吏奉郊之費

同景德止二者所省已半以類推之歲入以億萬爲率歲但省十之一則三十年當有九億萬遂可以爲十五年之蓄議格不行此雖論其大約未必盡然要之言節用似當畧倣此可以得實效愈於毛舉目前瑣碎徒爲裁減之名而訖不能行也

仁宗慶曆初嘗詔儒臣檢討唐故事日進五條數喻近臣以爲有補其後又廢元祐間蘇子容爲承旨任經筵復請如故事史官學士

採新舊唐書諸帝所行及羣臣獻納日進數
事因詔講讀官遇不講日各進漢唐故實二
事子容仍於逐事後畧論得失大旨當時遂
以爲例

濮議迂匪既皆欲止稱皇伯歐陽文忠力詆
以爲不然因引儀禮及五服勅云爲人後者
爲其父母服則是雖出繼而其本生猶稱父
母也是以漢宣帝光武皆尊其父稱皇考時
未能難之者惟司馬君實在諫院獨疏之云

爲人後而言父母此因服立文捨父母則無
以爲稱非謂其得稱父母也此殆政府欲欺
罔天下之人以爲皆不識文理若宣帝承昭
帝之後以孫繼祖則無歎故可尊其父爲皇
考而不敢尊其祖爲皇祖先武起布衣雖名
中興與創業同使自立七廟猶不爲過况但
止稱皇考今上爲仁宗子而稱濮上爲皇考
則置仁宗何地乎文忠得此亦無以奪之謂
稱皇伯不然君實雖辯之力然無據依亦終

不能奪文忠也

故事宰相食邑滿萬戶始開國賈文元罷相
知北京未滿萬戶以出師佐平具州功特封
安國公其後以武勝軍節度使入為梓源觀
使留京師請還節仁宗特置觀文殿大學士
寵之觀文有大學士自文元始蘇子容挽辭所
謂大邦開國賞元勳秘殿升班寵舊是也
故事臺官皆御史中丞知雜與翰林學士互
舉其資任須中行員外郎以下太常博士以

上曾任通判人未歷通判非特旨不薦仍為
裏行此唐馬周故事也議者頗病太拘難於
應格熙寧初司馬君實為中司記稍變舊制
及呂晦叔繼為中司遂薦張戩王子韶二人
皆京官也既而王荆公驟用李資深以秀州
軍事判官特除太子中允權監察御史裏行
命下第次道當制封還詞頭已而次命李才
元蘇子容皆不奉詔蓋謂旋除中允而命猶
自選人而除也三人皆謫卒用資深近歲有

差遣合用京官特改官而除者自資始也

國朝經筵講讀官舊皆坐乾興後始立蓋在

宋時年尚幼坐讀不相聞故起立欲其近爾

後遂為故事熙寧初呂申公王荆公為翰林

學士吳冲卿知諫院皆兼侍講始建議以為

六經言先王之道講者當賜坐因請復行故

事下太常禮院詳定當時韓持國刁景純胡

宇夫為判院是申公等言蘇子容龔鼎臣周

孟陽及禮官王汾劉攽韓忠彥以為講讀官

曰侍蓋侍天子非師道也且講讀官一等待

讀仍班侍講上今侍講坐而侍讀立不應為

二中公等議遂格今講讀官初入皆坐賜茶

唯當講官起就案立講畢復就坐賜湯而退

侍讀亦如之蓋乾興之制也

邢昺自翰林侍講學士以工部尚書知曹州

仍舊職翰林侍講學士外除自昺始張文節

公知白求罷叅知政事以刑部侍郎充翰林

侍讀學士知天雄軍翰林侍讀學外除自知

白始昂班翰林學士上從其官也

石林燕語卷第一

石林燕語卷第二

子棟程模編

周官坐而論道謂之王公者非入臣也王乃天子公五等諸侯自三公而下皆卿大夫爾古者以六卿兼三公通謂之卿唐制宰相對正衙皆立而不奏事開延英奏事始得坐非尊之也蓋以其論事難於久立本朝范魯公為相當禪代之際務從謙畏始請皆立則今經筵官初皆得坐者非以其師尊之亦以講

讀難久立故也太祖開寶中召王昭素講便殿太宗端拱中幸國子監召學官李覺講皆賜坐此出一時特恩非講官例也應天府藝祖肇基之地祥符七年始建為南京詔即衙城為大內正殿以歸德為名當時雖降圖營建而實未嘗行天禧中王沂公為守始請減省舊制別為圖以進亦但報聞其後夏文莊韓忠憲張文定相繼為守有請僅能修祥輝崇禮二門而已元豐間蘇子容自南京被召

還朝復以為言但請以沂公奏先修歸德一殿約為屋百間神宗亦未暇也至今惟正門以真宗東封回嘗駐蹕賜赦觀酺賜名重熙頒慶樓猶是雙門未嘗改作內中唯有御製詩碑亭二余為守時已將傾頽其中榛莽殆不可入也

元豐官制行王禹玉為左僕射蔡持正為右僕射新省成即都堂禮工郎中員外郎迎於門外僕射拜廳訖升廳各判祥瑞案三道學

士兩省官賀於廳上中丞尚書以下百官班
於庭下東西向僕射降階就褥位直省官贊
揖臺吏引中丞出班北向致辭賀復位直省
吏贊拜僕射答拜退即尚書省燕侍郎給舍
以上及中丞學士皆與時有司定儀制以聞
禹王等拜辭

神宗以官名始正特行之自後爲相者初正
謝即辭例從之故惟此一舉而已

元豐官制行吳雍以左司郎中出爲河北都

轉運使是時神宗方經營北虜

有巡幸之意
密以奏雍

乃除直龍圖閣都司除職自此始其後文及
甫自吏部員外郎出知陝府潞公在洛便養
爲請欲以示優禮亦除直龍圖閣郎官除職
自此始皆非常例也故自是郎官出入皆未
有得職者至元祐間范子奇自左司郎中除
河北轉運使范純粹自右司郎中除京東轉
運皆除直龍圖閣用吳雍例也

元豐五年官制初行新省猶未就僕丞并六

曹寓治於舊三司司農寺尚書省及三司使
解舍七月成始遷入新省揭榜曰文昌府前
為都省令廳在中僕射廳分左右凡為屋一
千五百八十間有奇六曹列于後東西向為
屋四百二十間有奇凡二千五百二十間有
奇合三千一百間有奇時首拜王禹玉蔡持
正為相至元祐紹聖間二人皆貶其後追治
元祐黨人呂中公司馬溫公呂汲公范忠宣
劉莘老皆貶免者惟絳公一人而已故言陰

陽者皆謂凡居室以後為重今僕射廳不當
在六曹前使言於是都官員外郎家安國自
言得唐都省媿六曹在前持獻請遷遂遷舊
七寺監移建如唐制既即其地步欲速成將
作少監李

誠總其事殺其間數工亦滅裂余為祠曹
即尚及居之議者惜其壯麗不逮前也

契丹既脩兄弟之好仁宗初隆緒在位於仁
宗為伯故明肅太后臨朝生辰正旦虜皆遣
使致書太后本朝亦遣使報之猶娣婦通書
於伯母無嫌也至和二年宗真卒洪基嗣位

宗真妻臨朝則仁宗之弟婦也與隆緒時異
衆議每遣使但致書洪基使專達禮意其報
亦如之最爲得禮元祐初宣仁臨朝洪基亦
英宗之弟因用至和故事

禮逮事父母則諱王父母不逮事父母則不
諱王父母鄭氏以逮爲及識當是有知之稱
舊法祖父母私忌不爲假元豐編勅脩假寧
令於父母私忌假下添入逮事祖父母者准
此意謂生時祖父母尚存云爾然不當言逮

事蓋誤用禮之文也原爲此法者謂生而祖
父母死則爲不假存則爲假所以別於父母
也若謂逮事爲及見之辭則禮云不逮父母
者今遺腹子固有不及見父者矣而母則安
有不及見者乎法初行安厚卿爲樞密適祖
母忌祖母沒時厚卿纔二歲疑而以問禮部
郎官何洵直洵直雖知法官之誤因欲遷就
其說引子生三月而父名之以爲天時一變
爲有識欲以三月爲限斷過矣今士大夫凡

生而祖父母存者皆告假從立法者之也意
唐以宣政殿為前殿謂之正衙即古之內朝
也以紫宸殿為便殿謂之上閣即古之燕朝
也而外別有含元殿古者天子三朝外朝內
朝燕朝外朝在王宮庫門外有非常之事以
詢萬民於宮中內朝在路門外燕朝在路門
內蓋內朝以見羣臣或謂之路朝燕朝以聽
政猶今之奏事或謂之燕寢鄭氏小宗伯注
以漢司徒府有天子以下大會殿為周之外

朝而蕭何造未央宮言前殿則宜有後殿大
會殿設於司徒府則為外朝而宮中有前後
則為內朝燕朝蓋去周猶未遠也唐含元殿
宜如漢之大會殿宣政紫宸乃前後殿其訟
習有自來矣方其盛時宣政蓋常朝日見羣
臣遇朔望陵寢薦食然後御紫宸旋傳宣喚
伏入閣宰相押之由閣門進百官隨之入謂
之喚伏入閣紫宸殿言閣猶古之言寢此御
朝之常制也中世亂離宣政不復御正衙立

伏之禮遂廢惟以隻日常朝御紫宸而不設
伏敬宗始復修之因以朔望陳伏紫宸以為
盛禮亦為之入閣誤矣

唐正衙日見羣臣百官皆在謂之常參喚伏
入閣百官亦隨以入則唐制天子未嘗不日
見百官也其後不御正衙紫宸所見惟大臣
及內諸司百官俟朝於正衙者傳聞不坐即
退則百官無復見天子矣敬宗再舉入閣禮
之後百官復存朔望兩朝至五代又廢後

唐明宗始詔羣臣每五日一隨宰相入見謂
之起居時李琪為中丞以為非禮請復朔望
入閣之禮明宗曰五日起居吾思見羣臣不
可罷朔望入閣可復遂以五日羣臣一入見
中興便殿為起居朔望天子一出御文明前
殿為入閣訖本朝不改元豐官制行始詔侍
從官而上日朝垂拱謂之常參官百司朝官
以上每五日一朝紫宸為六參官在京朝官
以上朔望一朝紫宸為朔參官遂為定制古

者天子之居總言宮而不名其別名皆曰堂
明堂是也故詩言自堂徂基而禮言天子之
堂初未有稱殿者秦始皇紀言作阿房甘泉
前殿蕭何傳言作未央前殿其名赫見而阿
房甘泉未央亦以名宮疑皆起於秦時然秦
制獨天子稱陛下漢魯有靈光殿而司馬仲
達稱曹操范縝稱竟陵王子良皆曰殿下則
諸侯王漢以來皆通稱殿下矣至唐初制令
惟皇太后皇右百官上疏稱殿下至今猶用
之蓋自唐始也其制設吻者為殿無吻不為
殿矣

本朝未定六參之制百官日俟朝於前殿者
便殿初引班常以四色官一人立垂拱門外
允聲唱前殿不坐及宰相便殿奏事畢即復
出押百官虛拜於前殿庭下而散其宰相遇
奏事日高皆不復押亦百官以序自拜於陛
下而出韓魏公為相在位久遂更不押班王
樂道為中丞力擊之以為不臣其言雖過然

當時議者猶以無故不押班爲非禮故司馬君實代樂道以辰時二刻前朝退則押班過則免遂以爲例

前世常患加役流法太重官有監驅之勞而配隸者有道路奔亡困踣之患蘇子容元豐中建議請依古置園土取當流者治罪訖髡首錯足晝夜居作夜則置之園土滿三歲而後釋未滿歲而遇赦者不原旣釋仍送本鄉機察出入又三歲不犯乃聽自如崇寧中蔡

魯公始行之人不以爲善也

集賢院學士故事初不分高下但以爲名而品秩自從其官故吳正肅公以前執政資政殿大學士劉原甫以從官翰林侍讀學士皆以疾換授蓋不爲要職也然在學士之列視待制則爲優故元厚之以天章閣待制知南京仁宗即位亦特換授是歲遷龍圖閣直學士知廣州蘇子容罷知制誥知亳州再遇赦遂復此職嘗請別其品秩不報故其謝表

云惟麗正圖書之府盛開元禮樂之司在外
館之地則為閑正學士之名則已重先朝著
令或自二府公台而踐更近例遷官皆由兩
省丞郎而兼領又云惟其恩數之優當有
官儀之別亦嘗自言於公府豈敢取必於
僉諧

國朝講讀官初未有定制太宗始命呂文仲
為侍讀繼而加翰林侍讀寓直於御書院文
仲官著作佐郎但其本官班而已貞宗初
即位楊文莊公徽之為樞密直學士以老求
罷徽之嘗為東宮官乃特置翰林侍讀學士
以命之并授文仲夏侯嶠三人又以邢昺為
翰林侍講學士始升其班次翰林學士祿賜
並與之同設直廬於秘閣侍讀更直侍講長
上

講讀官自楊文莊等後馮元魯宗道皆以龍
圖閣直學士兼侍讀高若訥以天章閣侍制
兼侍讀皆不加翰林及學士之名讀官初無

定職但從講官入侍而已宋宣獻夏文莊為侍讀學士始請日讀唐書一傳仍參釋義理後遂為定制

唐有翰林侍書學士柳公權嘗為之太宗平蜀王著蜀人善書為趙州隆平縣主簿或薦其能書召為衛尉寺丞史館祗候使詳定急就章等後遂以為翰林侍書而不加學士之名蓋惜之也自著後不復除人著後官亦不顯有翰林學士王著者自別一人非此人也

王君玉琪為館閣校勘晏元憲以前執政留守南京辟為簽書留守判官公事詔特令帶舊職從之館職外除自君玉始神宗初欲為韓魏公神道碑王禹玉為學士密詔禹玉具故事有無禹玉以唐太宗作魏徵碑高宗作李勣碑明皇作張說碑德宗作段秀實碑及本朝太宗作趙普碑仁宗作李用和碑六事以聞於是御製碑賜魏公家或云即禹王之辭也

唐制門下省有弘文館中書省有集賢殿書院皆以藏圖書弘文館即脩文館也武德初置設生徒使習書選京官五品以上為學士六品以上為直學士及使他官領直館武后垂拱後以宰相兼領官務中宗景龍中置大學士至開元初乾元廢寫四部書置乾元院後改麗正脩書院又改集賢直學士等官畧如弘文自是宰相皆帶弘文集賢大學士遂為故事梁遷都汴正明中始於右長慶門東北設屋

十餘間謂之三館蓋昭文集賢史館也初極卑隘太宗太平興國中更命於左昇龍門裏舊車輅院地改作置集賢書於東廡昭文書於西廡史館書於南廡賜名崇文院猶未有秘書省也端拱中始分三館書萬餘卷別為秘閣命李至兼秘書監宋泌兼直閣杜鎬兼校理三館與秘閣始合為一故謂之館閣然皆但有書庫而已元豐官制行遂改為秘書省唐正觀初始置史館於門下省以他官兼領

秩卑者以為直館宰相莅脩撰開元中李林甫為監脩國史始遷於中書省復置史館脩撰迄五代遂為故事

本朝乾德初首以趙韓王監脩國史脩撰之外復有編脩校勘書校勘編脩隨時創制不一舊但以書庫吏抄錄報狀論次其後遂命進奏院及諸司凡詔令等皆關送開寶後命中書樞密皆書時政記以授史官淳化中張秘請別置起居院為左右史之職以梁周

翰李宗諤為之凡長春崇德殿宣諭陳列事
中書以時政記記之樞密院則本院記之其餘百司封拜除授沿革制置等事皆悉記錄
月終送文館而起居即舍人分直崇政殿別記言動為起居注元豐官制行左右史所書如舊各為廳於兩後省史館歸之著作局國史院有故則置假左散騎常侍聽為之而後始以宰相監脩
梁改樞密院為崇政院因置直崇政院唐莊宗復舊名遂改為樞密院直學士至明宗時

安重誨為樞密使明宗既不知書而重誨又
武人故孔循如議置端明殿學士一人專備
顧問以馮道趙鳳為之班翰林學士上蓋樞
密院職事官也

本朝樞密院官既備學士之職浸廢然猶會
食樞密使廳每文德殿視朝則升殿侍立亦
不多除人官制行乃與學士皆為職名為直
學士之冠不隸樞密院升殿侍立為樞密都
承旨之任每吏部尚書補外除龍圖閣學士

戶部以下五曹則除樞密直學士相呼謂之
密學

元昊請和歐公具當時議論有三一曰天下
困矣不和則不能支少屈就之可以紓患一
曰羗夷險詐雖和而不敢罷兵則與不和無
異是空包屈就之羞全無紓患之實一曰自
屈志講和之後退而休息練兵訓卒以為後
圖三說皆力破之以為不和害少和則害多
因言方今不羞屈志急欲就和之人其類有

五不忠於陛下者欲急和謂數年以來廟堂勞於幹運邊鄙勞欲戎事苟於避此勤勞自偷目下安逸他時後患任陛下獨當也無識之人欲急和謂和而偷安利在目下和後大患伏而未發也姦邪之人欲急和謂寬陛下以太平無事而望聖心急於庶事因欲進其邪候惑亂聰明也疲兵懦將欲急和謂屢敗之軍不知得人則勝但懼賊來常敗也陝西之民欲急和謂其困於調發誅求也五者惟陝西之民可因宣撫使告以朝廷非不欲和而賊未遜順之意其餘可一切不聽使天議不沮而善筭有成

本朝宰相自建隆元年至元祐四年一百三十年凡五十人自元祐五年至今紹興六年四十六年凡二十八人幾倍於前也

故事制科分五等上一二等皆虛惟以下三等取人然中選者亦皆第四等獨吳正肅公嘗入第二等後未有繼者至嘉祐中蘇子瞻子

由乃始皆入第三等已而子由以言太直為
考官胡武平所駁欲黜落復降為第四等設
科以來止吳正肅與子瞻入第三等而已故
子瞻謝啓云誤占久虛之等

官制行內兩省諸廳照壁自僕射而下皆郭
熙畫樹石外尚書省諸廳照壁自今僕而下
皆待詔書周官蘇子容時為吏部侍郎謝幸
省進官表云三朝漢省已叨過輦之恩六典
周官願謹書屏之戒

元豐間三佛齊注輦國入貢請以所貢金蓮
花真珠龍腦依其國中法親撒於御坐謂之
撒殿詔特許之御延和殿引見使跪撒於殿
柱外前未有也注輦在廣州南水行約四十
里至廣州三佛齊南蠻別種與占城國鄰為
國朝三公官未始兼備惟元豐末文潞公守
太尉雍王曹王守司空富鄭公曹濟陽守司
徒皆同一時其後宣和間蔡魯公為太師王
將明為太傅鄭達夫為太保方相繼兩見

元豐三年高麗入貢有日本國車一乘正使
柳洪副使朴寅亮先致意館伴官云諸侯不
貢車服誠知非禮但本國欲中朝畧見日本
工拙爾詔特許進

內香藥庫在詔門外凡二十八庫真宗賜御
製七言二韻詩一首為庫額曰每歲沉檀來
遠裔累朝珠玉實皇居今辰內府初開處充
物尤宜史筆書

唐正衙宣政殿庭皆植松開成中詔入閣賜

對官班退立東階松樹下是也殿門外復有
藥樹元微之詩云松間待制應全遠藥樹監
搜可得知自晉魏以來凡入殿奏事官以御
史一人立殿門外搜索而後許入謂之監搜
御史立藥樹下至唐猶然大和中始罷之
高麗自端拱後不復入貢王微立嘗誦華嚴
經願生中國舊俗以二月望張燈祀天神如
中國上元微一夕夢至京師觀燈若宣召然
編呼國中嘗至京師者問之畧皆夢中所見

乃自爲詩識之曰宿業因緣近契丹一年朝
貢幾多般忽蒙舜日龍輪召便侍堯天佛會
觀燈焰似蓮丹闕迥月華如水洩雲寒移身
幸入華胥境可惜終宵漏滴殘會神宗遣海
商喻旨使來朝遂復請修故事余館伴時見
初朝張誠一館伴語錄所載云爾

石林燕語卷第二

石林燕語卷第三

子棟程模編

唐舊事門狀清要官見宰相及交友同列往
來皆不書前衙止曰某謹祇候某官謹狀其
人親在即曰謹祇候某官兼起居謹狀祇候
起居不並稱各有所施也至於府縣官見長
吏諸司僚屬見官長藩鎮入朝見宰相及臺
叅則用公狀前具衙稱右某謹祇候某官伏
聽處分牒件狀如前謹牒此乃中狀非門狀

也元豐以前門狀尚帶牒件狀如前等語蓋
沿習之久後雖去而祇候起居並稱猶不改
今從官而上於某官下稱謹狀去伏候裁旨
四字畧如唐制而具前銜謂之小狀他官則
前銜與前四字兼具而不言謹狀不知有牒
件狀如前謹牒七字則謹狀字自不應重出
若既去此七字則當稱謹狀以為恭而反簡
自元豐以來失之也

太平興國中司天言太一式有五福大游小
游四神天一地一真符君暴臣暴民暴凡十
神皆天之貴神而五福所臨無兵疫凡行五
宮四十五年一易今自甲申歲入黃室異宮
當吳分請即蘇州建宮祠之已而復有言今
京城東南有蘇村可應姑蘇之名乃改築於
蘇村京師建太一宮自此始
樞密使拜罷舊皆用麻皇祐中狄武襄嶺南
成功迴高文莊若訥為使罷為羣牧制置使
武襄自副使補其闕止舍人院草辭自是

遂為故事

唐起居郎舍人皆隨宰相入殿預聞奏事仗在紫宸則立殿下直第二螭頭即其坳處和墨以記事故號螭頭或曰螭坳自高宗後前殿不奏事則二史固無所書矣本朝記注初不侍立但於前後殿為次使候上殿臣寮退而問所嘗言書之然未嘗有敢告之也後始詔後殿輪日入侍崇寧初鄭丞相達夫為史後建言併前殿皆入並立於梁殿雖存故事而奏對語畧不相聞亦不敢自書惟經筵得與講讀官並列嘉祐間賈直孺所請也

太祖初平諸偽國得其帑藏金帛以別庫儲之曰封禩庫本以待經營契丹也其後三司歲終所用常賦有餘亦併歸之嘗諭近臣欲候滿三五百萬即以與契丹以贖幽燕故土不從則為用兵之費蓋不欲常賦橫歛於民故不隸於三司今內藏庫是也

絨坐不知始何時唐以前猶未施用太平興

國中詔工商庶人許乘烏漆素鞍不得用玃
毛暖坐則當時蓋通上下用之矣天禧元年
始定兩省五品宗室將軍以上許乘玃毛暖
坐餘悉禁遂爲定制今文臣自中書舍人以
上武臣節度使以上方許用而宗室將軍
之制亦不行矣
叅知政事班舊與宰相同行至道中呂正惠
公與寇萊公同爲叅知政事正惠先相恐萊
公意不平乃請進與宰相同行萊公罷復如

舊

服色凡言賜者謂於官品未合服而特賜也
故職事官服紫雖侍從以上官未當其品亦
皆言賜若官當其品雖非侍從如磨勘告便
不帶賜矣告不帶賜則亦不當入衙近見士
大夫有悞以賜爲正服之名雖官及品而衙
猶沿習言賜此不惟不知所應服亦自讀其
告不審也

郭進守雄州太祖令有司造第於御街之東
欲以賜之使盡用同瓦有司言非親王公主

例不應用太祖大怒曰進為我捍契丹十餘年使我不憂西北豈不可比我兒女卒用之宅成以賜進屢辭乃敢受太平興國中始別賜進宅或以為因展脩相國寺併入為寺基也

祖宗駙馬都尉宅主薨例皆復納入官或別賜第曹沂王宅許懷德舊第也李和文宅亦王貽永舊第自和文始世有之宏麗甲諸主第園池尤勝號東座和文好賢樂士以揚文公為師交其子孫多守家法一時名公卿率從之游宣和間復取為擷芳園後改崇德宮以居寧德皇后云

哲宗元祐初春秋尚少淵嘿未嘗語一日經筵司馬康講洪範至又用三德忽問只此三德為更有德羣臣聳然康言三德雖少然推而廣之天下事無不皆在上曰然

太宗留意字書淳化中嘗出入府及士大夫家所藏漢晉以下古帖集為十卷

刻石傳為

閣帖是也中間晉宋帖多出王貽永家貽永
祁公之子國初藏名書畫最多真蹟今猶有
為李駙馬公炤家所得者實為奇蹟而當時
摹勒出待詔手筆多疑滯間亦有偽本如李
斯書乃李陽冰玉密德政碑石本也石後禁
中被火焚絳人潘師旦取閣本再摹藏於家
為絳本慶曆間劉丞相沆知潭州亦令僧希
白摹刻於州儼為潭本絳本雜以五代近世
人書微出絳希白自善書潭本差能得其行
筆意元祐間徐王府又取閣本刻於本板無
甚精彩建中靖國初曾丞相布當國命劉燾
為館職取淳化所遺與近出者別為續法帖
十卷字多作燾體又每下矣

楊文公以工部侍郎卒舊制四品下應得謚
王文康公為樞密使明其嘗與寇萊公共議
請皇太子決事以其家奏草上聞遂特賜謚
李獻臣當制畧曰天禧之末政漸宮闈能叶
元臣議尊儲極文康萊公壻也

張僕射齊賢為相時其母晉國夫人年八十餘尚康強太宗方眷張時召其母入內親款如家人余嘗於張氏家見賜其母詩云往日貧儒母年高壽太平齊賢行孝侍神理甚分明又一手詔云張齊賢拜相不是今生宿世遭逢本性於家孝事君忠婆婆老福見兒榮貴祖宗誠意待大臣簡質不為飾蓋如此也宣徽南北院使唐末舊官也置院在樞密院之北總內諸司及三班內侍等事國初與樞

密先後入叙班蓋視二府一等也每除樞密先為使者必辭請居其下而後從之熙寧間始詔定班樞密副使下元豐官制行猶存不廢自王拱辰改除節度使遂罷不除元祐間復置以命張安道後亦廢

燕樂教坊外復有雲韶班鈞容直二樂太祖平嶺表得劉氏闈官聰惠者八十人使學於教坊賜名簫韶部後改今名鈞容直軍樂也太平興國中擇軍中善樂者初曰引龍直以

備行幸騎導淳化中改今名皆與教坊參用
元豐後又有化成殿親事官

唐中書制詔有四封拜冊書用簡以竹為之
畫旨而施行者曰發曰勅用黃麻紙承旨而
符者曰勅牒用黃藤紙敕書皆用絹黃紙始
正觀間或云取其不蠹也紙以麻為上藤次
之用此為重輕之辨學士制不自中書出故
獨用白麻紙而已因謂之白麻今制不復以
紙為辨號為白麻者亦池州楮紙耳曰發曰
勅蓋今手詔之類而勅牒乃尚書省牒其紙
皆一等也

職事官差除皆除日先下惟中書舍人宰相
得旨朝退遣直省官召詣都堂面傳旨召試
被命者致辭丞相謝之直省官徑引入中書
省前期侍郎廳設幕次凡案於中就坐少頃
本省吏房主首持丞相封題目來即就試中
書具食罷侍郎致茶果是日宰相住省俟納
試卷始上馬翌日進呈除命方下蓋召試之

制也有思遲不即就者往往過期或為留內
門然已不稱職矣嘉祐間有試而不除改天
章閣待制者

韓門下維以賜出身熙寧末特除翰林學士
崇寧中林彥振賜出身用韓例亦除翰林學
士國朝以來學士不由科第除者唯此人

唐制翰林學士本職在官下五代趙鳳為之
始諷宰相任園移在官上後遂為定制本朝
凡兼學士結銜皆以職名為冠蓋沿習此例

自兩漢以來謂中書為政本蓋中書省出令
而門下省覆之王命之重莫大於此故唐以
後以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為宰相者此也尚
書省但受成事而行之耳本朝沿習唐制官
制行始用六典別尚書門下中書為三省各
以其省長官為宰相則侍中尚書令是也
既又以秩高不除故以尚書令之貳左右僕
射為宰相而左僕射兼門下侍郎以行侍中
之職右僕射兼中書侍郎以行中書令之職

而別置侍郎以佐之則三省互相兼矣然左
右僕射既為宰相則凡命令進擬未有不由
之出者而左僕射又為之長則出命令之職
自己身行尚何省而覆之乎方其進對執政
無不同則所謂門下侍郎者亦預聞之矣故
批旨皆曰三省同奉聖旨既已奉之而又審
之亦無是理門下省事惟給事中封駁而已
未有左僕射與門下侍郎自駁已奉之命者
則侍中侍郎所謂省審者殆成虛文也元祐
間議者以詔令稽留吏員冗多徒為重複因
有併廢門下省之意後雖不行然事有當奏
稟左相必批送中書右相將上而右相有不
同徃徃或持之不上或退送不受左相無如
之何侍郎無所用力事權多在中書自中書
侍郎遷門下侍郎雖名進其實皆未必樂
故事職事官以告老得謝受命即行不入謝
辭為其致為臣而去也神宗初李少保東之
自侍讀致仕上特召對延和殿命坐賜茶退

借講讀官燕錢於資善堂後數日李侍郎受
繼去亦用東之故事召對賜燕二人皆英宗
經筵舊臣故禮之特厚非常例也當時謂之
二李東之文定公子素忠謹樂易受亦謹御
名長者云

景祐中宋莒公為知制誥仁宗春之厚即除
同知樞密院事時王沂公為相以故事未有
自知制誥除二府者乃改翰林學士明年遂
除叅知政事

唐叅議朝政叅議政事叅知機務叅知政事
皆宰相之任也叅知政事蓋劉洎為相時名
唐初宰相未有定名因人而命皆出於臨時
其後高宗欲用郭待舉為叅知政事以其資
淺故命於中書門下同受進止平章事叅知
非叅佐也蓋宰相非一人猶言共知爾而平
章乃叅佐之名本朝太祖始以趙中令獨相
久欲拜薛文惠公等為之副而難其名召學
士陶穀問下丞相一等有何官穀以唐有叅

知政事對遂以命之不知此名本自高於平
章事輕重失倫後遂沿習莫能改云

本朝以科舉取士得人爲最盛宰相同在第
一甲者王文正榜王文忠宋莒公榜魯魯公
王伯庸榜韓魏公文潞公劉輝榜劉莘老章
子厚葉祖洽榜蔡魯公趙正夫惟楊寘榜王
禹玉韓子華王荆公三人皆又連名前世未
有也自熙寧三年余中榜至今惟焦蹈榜徐
擇之一人而已他榜亦未有登執政者正本
刪去

元豐末文潞公致仕歸洛入對時年幾八十
矣神宗見其康強問卿攝生亦有道乎潞公
對無他臣得能任意自適不以外物傷和氣
不敢做過當事酌中恰好即止以爲名言

館職初除故事皆行啓徧謝內外從官以上
從官唯中會舍人初除亦行啓徧謝內外蓋
惟此兩職試而後除與直拜命者異故其禮
亦殊近年中書舍人行啓但及見任執政而
不及外館職雖在內從官亦有不及者矣

三衙內見宰執皆橫杖子文德殿後主廊階下唱喏宰執出笏階上揖之外遇從官於通衢皆歛馬避歛馬之制久廢前輩記之矣惟內中橫杖子之禮迄今不敢廢也

舊制幘頭巾皆拆而歛前神宗嘗謂近臣此製有承上之意紹聖後始有改而偃後者一時宗之謂前為歛巾遂不復用此雖為冕皆非古服隨時之好然古者前俯而後仰歛巾尚有遺意也

元豐既新官制四十年間職事官未有不經除者惟御史大夫左右散騎常侍至今未嘗除人蓋兩官為臺諫之長非宰執所利故無有啓之者或云元豐末黃安中為中丞久次神宗欲擢為常侍會寢疾不果崇寧中朱聖予為中丞嘗請除二官竟不行

唐制降勅有所更改以紙貼之謂之貼黃蓋勅書用黃紙則貼者亦黃紙也今奏紙有子皆白紙有意所未盡揭其要處以黃紙別書於後乃謂之貼黃蓋失之矣其表章畧舉事目與日月道

里見於前及封皮者又謂之引黃
舊大朝會等慶賀及春秋謝賜衣請上聽政
之類宰相率百官奉表皆禮部郎官之職唐
人謂之南宮舍人元豐官制行謂之知名表
郎官禮部別有印曰知名表印以其從上官
一人掌之火觀後朝廷慶賀事多非常例郎
官不能得其意蔡魯公乃命中書舍人雜為
之既又不欲有所去取於是參取首尾或摘
其一兩聯次比成之故辭多不倫當時謂之

集句表禮部所撰惟春秋兩謝賜表衣而已

後唐明宗嘗入倉觀受納主吏懼責其多取
乃故為輕量明宗曰倉廩宿藏動經數歲若
取之如此後豈免折閱乎吏因許曰自來主
藏者所以至破家竭產以償欠正為是明宗
惻然乃詔自今石取二升為雀鼠耗至今行
之所謂加耗者是也明宗知恤吏矣不知反
墮其計中遂為民害近世立盤量出剝法本
防吏姦而州縣貪暴者因以斂民至於倍蓰

以其正數上供及應監司之求而留出剩以
自給監司知之亦不問加耗又不足言也

唐至五代國初京師皆不禁打織五代始命
御文服裁帽本朝淳化初又命公卿皆服之
既有織又服帽故謂之重戴自祥符後始禁
惟親王宗室得打織其後通及宰相樞密參
政則重戴之名有別矣今席帽裁帽分為兩
等中丞至御史與六曹郎中則於席帽前加
全幅皂紗僅圍其半為裁帽非臺官及自郎

中而上與員外而下則無有為席帽不知何
義而裁與席之名亦不可曉

宋次道記金帶曾經賜者皆許擊宰相罷免
雖散官並依舊服笏帶因宣獻公為學士以
玉清昭應宮災落職為中書舍人仍繫遇仙

花帶李文定天聖中自秘書

監來朝除刑部
侍郎仍繫笏頭

帶以為經賜許服景祐中著於詔令近歲前
執政官到闕止繫遇仙花帶從官非見帶學
士亦不敢繫待制自如本品無職則隨本官

在庶官班中皆繫皂帶蓋閣門之制不知衝
改始何時余建炎中召至揚州行在以杭州
變罷職官朝請大夫親如上制

元豐以後待高麗之禮特厚所過州皆旋爲
築館別爲庫以儲供帳什物始至太守皆郊
迓其餞亦如之張安道知南京獨曰吾嘗班
二府不可爲陪臣屈乃使通判代將迎已受
謁而後報時以爲得體大觀中蔡元度知鎮
江高麗來朝遂亦用安道例

契丹曆法與本朝素差一日熙寧中蘇子容
奉使賀生辰適遇冬至本朝先契丹一日使
副欲爲慶而契丹館伴官不受子容徐曰曆
家遲速不同不能無小異旣不能一各以其
日爲節致慶可也契丹不能奪遂從之歸奏
神宗喜曰此事難處無踰於此其後奉使者
或不知此遇朔日有不同至更相推謁而不
受非國體也

給事中中書舍人雖皆四品給事中自服緋

除受告日便自易服蓋品應得也惟中書舍
人必俟後殿正謝面賜乃易服後殿不常坐
或待數日則或緋或綠猶仍其舊服祖宗時
知制誥皆然而亦有不賜者李憲成公諮自
知制誥出守荆南尚服緋以學士召還併賜
紫而後服金帶是也

國朝選人寄祿官凡四等七資留守節察判
官掌書記支使防團判官留守節察推官軍
事判官為兩使職官防團軍事推官軍監判

官為初等職官司祿縣令知縣為令錄軍巡
判官司理司戶司法簿尉為判司簿尉其陞
遷之序則自判司簿尉舉令錄遷令錄舉職
官遷初等職官自職令薦書及格皆改京官
不及格而有二薦書則遷兩使職官謂之短
般以勞叙賞謂之循資崇寧中鄧樞密洵武
建言以為名實渾散不正乃改今七等名

石林燕語卷第三

石林燕語卷第四

子棟程模編

官制寄祿官銀青光祿大夫與光祿正議中
散朝議皆分左右朝議中散有出身人皆超
右其餘並以序遷大觀中余為中書舍人奉
詔以為非元豐本意下擬定釐正乃叅取舊
名以奉直易右朝議中奏易左中散通奉易
右正議正奉易右光祿宣奉易左光祿而右
銀青光祿大夫正為光祿大夫遂為定制

故事百官磨勘中書止用定辭熙寧中孫巨源為知制詰建言君恩無高下何獨於磨勘簡之非所以重王命也乃詔各為辭元豐官制行惟侍從官而上吏部檢舉奏抄命辭他官自陳於吏部奏抄擬遷而不命辭

國朝兩制皆避宰相執政官親魯魯公脩起居注賈文元為相其友壻也當召試乃除天章閣待制文元去位始為知制誥劉元甫王文定之甥文定之為叅知政事乃以侍讀學

士出知揚州宋子京王原叔為翰林學士子京避宮公改龍圖閣學士原叔文安改侍讀學士元祐間蘇子由秉政子瞻自揚州召為承旨引原叔例請補外不從近歲惟避本省官如宰相二丞親則不除尚書侍郎門下侍郎親則不除給事中中書侍郎親則不除舍人之類六曹尚書避親多除翰林學士蓋施三省無所隸異於舊制自子瞻以來然也大駕儀仗通號鹵簿恭篚獨斷已有此名唐

人謂鹵檜也甲楯之別名凡安衛以甲楯石
外為前導捍蔽其先後皆著之簿籍故曰鹵
簿因舉南朝御史中丞建康今皆有鹵簿為
君臣通稱二字別無義此說為差近或又以
鹵為鼓簿為部謂鼓駕成於簿伍不知鹵何
以謂之鼓又謂石季龍以女騎千人為一鹵
部簿乃作部皆不可曉今有鹵簿記宋宣獻
公所脩審以部為簿籍之簿則既云簿不應
更言記

唐制節度使加中書門下平章事為使相自
郭元振始李光弼等繼之蓋平章事宰相之
名以節度使兼故云爾也國朝因之元豐官
制罷平章事名而以開府儀同三司易之亦
帶節度使謂之使相蓋以儀同為相也
唐書言大臣初拜官獻食天子名曰燒尾蘇
瓌為相以食貴百姓不足獨不進然唐人小
說所載與此不同乃云士子初登科及在官
者遷除朋僚慰賀皆盛置酒饌音樂宴之為

燒尾舉常嗣立入三品趙彥昭假金紫崔湜
復官舊中宗皆令於興慶池燒尾則非獻食天
子也其解燒尾之義以為虎豹化為人惟尾
不化必以火燒之乃成人猶人之新除必樂
餌燕客乃能成其榮其言迂誕無據然謂太
宗已嘗問朱子奢則其來蓋已久矣近世獻
食天子固無是而朋僚以音樂燕集亦未之
講也

慶曆五年賈文元為相始建議重修唐書詔
以判館閣王文安來景文楊宣懿察趙康靖
樂及張文定余襄公為史館修撰刊修未幾
諸人皆以故去獨景文下筆已而景文亦補
外乃許以史藁自隨編脩官置局於京師者
仍舊遇有疑議取證則移文於局中往來迂
遠書久不及成是時歐陽文忠公非文元所
喜且方貶出獨不得預嘉祐初文忠還范蜀
公為諫官乃請以紀志屬文忠至五年書始
成初文元以宰相自領提舉官及罷去陳恭

公相辭不領乃命叅知政事王文安訖奏書亦曾魯公以叅知政事領也

從駕謂之扈從始司馬相如上林賦云扈從橫行出乎四校之中晉灼以扈爲大張揖謂跋扈從橫不安鹵簿故顏師古因之亦以爲言跋扈可乎唐封演以爲扈養以從猶之僕御此或近之然不知通用此語自何時也

唐自明皇以誕日爲千秋節其後肅宗爲地
平天成節至代宗羣臣請建天興節不報自
是歷德順憲穆敬五帝皆不爲節文宗大和
中復置慶成節故武宗爲慶陽節終唐世宣
宗爲壽昌節僖宗爲喜會節昭宗爲乾和節
中間惟懿宗不置則唐世此禮亦不常各係
其時君耳千秋節詔天下咸燕樂有司休務
三日其餘凡建節皆以爲例穆宗雖不建節
而紫宸殿受百官稱賀命婦光順門賀皇太
后及有麟德殿沙門道士儒官討論三教之

制文宗時又嘗禁屠宰燕會惟蔬食脯醢後
旋仍舊

熙寧初改經義取士興建太學訖崇寧罷科
秋賦每榜魁南省皆迭為得失始余中榜邵
剛魁得次徐驛榜余幹落時彥榜黃中魁得
次黃裳榜候綬落惟焦蹈榜陶直夫落差一
榜次七榜李常寧畢漸李釜蔡蕤榜章綜李
朴蔡靖陳國林皆得馬洎何昌言霍端友榜
費元量王瞻陳賓皆落不差一人寧何怪也

時謂之雄雌解元

兩京留臺皆有公宇亦榜曰御史臺舊為前
執政重臣休老養疾之地故例不事事皇祐
間吳正肅公為西京留臺獨舉其職時張堯
佐以宣徽使知河南府郡政不當有訴於臺
者正肅即為移文詰之堯佐皇恐奉行不敢
異其後司馬溫公熙寧元豐間相繼為者十
七年雖不甚預府事然亦守其法令甚嚴如
國忌行香等班列有不肅亦必繩治自創置

宮觀後重臣不復為率周常調庶官此宮殿
給使請俸差優爾朝廷既但以此為恩故來
者奔走府廷殆與屬吏無異矣

國朝侍從官間有換武職者蓋唐袁滋故事
例皆換觀察使如李尚書維自承旨李左丞
衡自三司使皆然天聖間陳康肅以翰林學
士知開封府亦換宿州觀察使加檢校司徒
知天雄軍陳不樂行力辭

明肅后以隻日御朝而喻之曰天雄朔方會
府虜人視守臣為輕重非文武兼材不可陳
不得已受命自是加留後遂建節慶曆中陝
西用兵韓魏公范文正公龐莊敏公為師皆
以龍圖閣直學士換觀察使文正懇辭不拜
蓋當權者實欲排之而以俸優為言故文正
不肯受已而韓龐亦辭遂罷

臣僚上殿劄子未槩言取進止猶言進退也
蓋唐日輪清望官兩員於禁中以待召對故
有進止之辭崔祐甫奏待制官候奏事官盡

然後趨出於內廊賜食待進止至酉時放是也今乃以為可否取決之辭自三省大臣論事皆同壹體著為定式若爾自當為取聖旨蓋沿習唐制不悟也

唐武德初以太宗為西討元帥自是非親王不為安祿山叛以歌舒翰守潼關除諸道兵馬元帥始以臣庶為之至德初代宗以廣平王為天下兵馬元帥以郭子儀為副其後又以舒王謨為荆南等道節度諸軍行營都元

帥加都字自是始此皆實領兵柄唐末以授錢鏐則姑以名寵之爾

唐乾元中以戶部尚書李峘為都統淮南江東江西節度使始立都統之號其後以節度使克者建中二年李勉以汴州節度使克汴宋滑毫河陽等道都統是也宰相克者中和二年王鐸以司徒中書令為京城四面諸道行營兵馬都統是也

高麗自三國以來見於史者句驪其國號高

其姓也。隋去句字，故自唐以來止稱高麗。五代史記後唐同光元年，韓申來其王尚，姓高則自三國至五代止傳一姓。長興中始稱權知國事。王建王氏代高，當在同光長興之間。而史失其傳。元豐初，王徽遣使金梯入貢，建之七世孫也。其表章稱知國王事，蓋習用其舊而年稱甲子，以其受契丹正朔故也。

唐以宰相兼昭文館集賢殿學士，結銜皆在官下，蓋兼職宜然。本朝循用其舊，而他學士則皆冠於官上。此自五代趙鳳爲之也。始後唐置端明殿學士，以命鳳。及馮道後，鳳遷禮部侍郎，因懇宰相任，擢升學士於官上，蓋自示其貴重。故本朝觀文殿大學士而下，皆以爲例。亦世以職爲重，故爾若宰相之所貴，不待職也。

樞密使唐書五代史皆不載，其創始之因，蓋在唐本宦者之職。唐中世後宦人使名如是者多，殆不勝記。本不係職官，重輕而五代特

因唐而名增大之故史官皆不暇詳考據續
事始云代宗永泰中以中人董秀管樞密因
置內樞密使續事始為蜀馮鑑所作也

唐翰林學士結銜或在官上或在官下無定
制余家藏唐碑多如大和中李藏用碑撰者
言中散大夫守尚書戶部侍郎知制誥翰林
學士王源中之類則在官下大中中王巨鏞
碑撰者言翰林學士中散大夫守中書舍人
劉瑑之類則在官上瑑仍不稱知制誥殊不

可曉不應當時官名而升降龐雜乃爾也

尚書省文字下六司諸路例皆言勳會曾魯
公為相始改作勳當以其父名會避之也京
師舊有平準務自漢以來有是名蔡魯公相
以其父名準亦改為平貨務

唐舊制集賢書藏於門下省永泰後以勳臣
罷節制歸京師者無職事欲以慰其意乃詔
與儒臣日並於集賢院待制仍賜錢三千緡
為食本以給其費於是郭英乂孫志直臧希

讓高昇王延昌與裴遵慶暢瓘崔渙賈至李
季卿吳令珪等十一人皆在選待制之名於
此蓋無別於文武余有裴士淹所作孫志直
碑待制給食入銜此出一時權宜後不以爲
常故唐書載之不詳

向傳範欽聖太后之叔也在仁宗時已爲觀
察使歷知陝州滄州矣神宗即位徙知鄆州
楊繪知諫院言鄆州領京東西路安撫使不
宜以右族爲之文潞公在樞府因稱傳範在

先朝已累典大郡今用非以外戚上徐曰得
諫官如此言亦甚好可以止他日妄求者乃
移知潞州祖宗用人無私雖以材選而每不
忘後世之戒如此

婕妤史記索隱訓婕爲承好爲佐字本皆從
人火抵古人取訓各以其意適然者而字多
從省蓋便捷也乃相承敏捷之意字從省去
才仔爲相予則訓佐理亦宜然後以爲婦職
因易人爲女耳

元豐既新官制建尚書省于外而中書門下
省樞密學士院設於禁中規摹極雄麗其墜
壁屏下悉用重布不紙糊尚書省及六曹皆
書周官兩省又後省樞密學士院皆郭熙一
手畫中間甚有傑然可觀者而學士院畫春
江曉景為尤工後兩省除官未嘗足多有空
閑處看守老卒以其下有布往往竊毀盜取
徐擇之為給事中時有竊其半屏者欲付有
司會竊處有刃痕議者以禁廷經由林連所
及多遂止然因是毀者浸多亦可惜也

古者婦人無名以姓為名或係之字則如仲
子季姜之類或繫之謚則如載嬀成風之類
各不同周人稱玉姬伯姬蓋周姬姓故云而
後世相承遂以姬為婦人通稱以戚夫人為
戚姬虞美人為虞姬自漢以來失之政和間
政公主而下名曰帝姬族姬此亦沿習熟慣
而不悟國姓自當為嬴余嘗以白蔡魯公憚
於改作而止

曾宣靖公提舉修英宗實錄成將上故事當
遷一官曾官已左僕射乃預辭於上曰臣官
進一等則為司空此三公之職也坐而論道
不可以賞勞神宗以為誠遂從其請書上曾
獨不遷官人以為得體

治平初議濮廟者六人呂獻可為中丞呂微
仲范堯夫趙大觀傅欽之與龔鼎臣為御史
既同時相繼被貶天下號六御史

唐人初未有押字但草書其名以為私記故
號花書常陟五雲體是也余見唐誥書名未
見一楷字今人押字或多押名猶是此意王
荆公押石字初橫一畫左引脚中為一圈公
性急作圈多不圓徃徃窩匾而收橫畫又多
帶過常有密議公押反字者公知之加意作
圈一日書楊蟠差遣勅作圈復不圓乃以濃
墨塗去旁別作一圈蓋欲矯言者楊氏至今
藏此勅

祖宗時監司郡守薦部吏初無定員有其人

則薦之故人皆慎重不肯輕舉改官每歲殆無幾自慶曆後如以屬邑多寡制數於是各務克元額不復更考材實改官人歲遂增至數倍事有欲革弊而反以為弊者固不得不慎其初治平中賈直孺為中司嘗以為言朝廷終莫能處蓋人情訟習既久雖使復舊亦不可為也

祖宗時見任官應進士舉謂之鑲廳雖中選止令還官而不賜科第不中者則停見任其愛惜科名如此淳化三年滁州軍事推官鮑當等應舉合格始各賜進士及第自是遂皆賜第

天聖末詔即河南永安縣訾王山建宮以奉太祖太宗真宗神宗御容其近陵寢也宮成賜名會聖改訾王山為鳳臺山自是祖宗山陵成皆奉安於宮中蘇子瞻神宗山陵曲赦云敞鳳臺之仙宇聚龜洛之仁祠鳳臺以山名也宣祖初塋今京城南既遷陵寢遂以其

地建奉先寺仍為別殿歲時奉祠宣祖昭憲
太后其後祖宗山陵遂皆即京師寺宇為殿
如奉先故事興國開先殿以奉太祖啓聖院
永隆殿以奉太宗慈孝崇真殿以奉真宗普
安殿以奉元德皇后元豐間建景靈宮於是
皆奉迎以置原廟自奉先而下皆廢普安亦
元德皇后齋宮舊地也

咸平中以侍讀侍講班秩未崇乃命楊徽之
為翰林侍讀學士邢昺為侍講學士班翰林
學士下講讀置學士自此始其後昺以老請
補外真宗以其久在講席使以本職知曹州
而張文節公罷叅知政事知天雄軍改翰林
侍讀學士於是講讀學士始為兼職得外任
慶曆後凡自翰林學士出者例皆換侍讀學
士遂為故事

趙中令為相李處耘為樞密使處耘之女為
中令子婦並居二府不避姻家皇祐中文潞
公為相程康肅為樞密副使熙寧中王荊公

為相吳正憲為樞密副使皆不避

江南李煜既降

太祖嘗因曲燕問聞卿在國中好作詩因使舉其得意者一聯煜沉吟久之誦其詠扇云拼讓月在手動搖風滿懷上曰滿懷之風都有多少他日復燕煜顧近臣曰好一箇翰林學士

咸平三年王魏公知舉數日即院中拜同知樞密院事當時以為科舉盛事余紹聖試禮

部時鄧安惠公溫伯以翰林學士承旨知舉不就拜尚書右丞時試已第二場鄧公自廳事上馬揚鞭左右揖諸生而去自魏公後繼之者惟鄧公也

吳越錢俶初來朝將歸朝臣上疏請留勿遣者數十人太祖皆不納曰無慮俶若不欲歸我必不肯來放去適可結其心及俶辭力陳願奉藩之意太祖曰盡我一世盡你一世乃出御封一匣付之曰到國開視道中勿發也

倣載與舟歸日焚香拜之既至錢塘發視乃
羣臣請留章疏倣覽之泣下曰官家獨許我
歸我何可負恩及太宗即位以盡一世之言
遂謀納土

寇萊公性豪侈所臨鎮燕會常至三十醜必
盛張樂尤喜柶枝舞用二十四人每舞連數
醜方畢或謂之柶枝顛始罷樞密副使知青
州太宗眷之未衰數問左右寇準在青州樂
否如是一再有揣帝意欲復用者即曰陛下

思準不少忘聞準日置酒縱飲未知亦思陛
下否上雖少解然明年卒召為叅知政事祖
宗用人之果不使細故讒人得乘間如此
林文節連為開封府南廟第一廷試皆屬以
魁選仁宗亦遣近璫伺其程文畢先進呈時
試民監賦破題云天監不遠民心可知此至
上前一近侍旁觀忽吐舌蓋惡其語忌也
仁宗由是不樂亟付考官依格考校考官之
意不敢置之上等入第三甲而得章子平卷

子破題云運啓元聖天臨兆民上幸詳定幕
次即以進呈上曰此祖宗之事朕何足以當
之遂擢爲第一

石林燕語卷第四

石林燕語卷第五

子棟程模編

祥符中楊文公爲翰林學士以文疾初愈入
直乞權免十日起居詔免半月仍令出宿私
第文公具表謝真宗以詩批其末賜之云承
明近待究儒互苦學勞心疾已痊善保興居
調飲食副予前席待多賢祖宗養禮儒臣之
盛古未有也

太祖初命曹武惠彬討江南潘美副之將行賜

燕於講武殿酒三行彬等起跪於榻前乞面
授處分上懷中出一實封文字付彬曰處分
在其間自潘美以下有罪但開此程斬之不
須奏稟二臣股栗而退訖江南平無一犯律
者比還復賜燕講武殿酒二行二臣起跪於
榻前臣等幸無敗事昨面授文字不敢藏於
家即納於上前上徐自發封示之乃白紙一
張也上神武機權如此初特以是申命令使
果犯而發封見為白紙則必入稟及歸而示

文將以見初無輕斬之意恩威兩得故雖
等無不折服

仁宗初復制科立等甚嚴首得富鄭公次吳
春卿張安道蘇儀甫惟吳春卿入三等富公
而下皆第四等自是訖蘇子瞻方再入第三
等設科以來兩人而已故子瞻謝啓云誤占
久虛之等

國初貢舉法未備公卿子弟多艱於進取蓋
恐其請託也范杲魯公之兄子見知陶穀實

儀皆待以甲科會有言世祿之家不當與寒
俊爭科名者遂不敢就試李內翰宗諤已過
省以文正爲因唱名辭疾不敢入亦被黜文
正罷相方再登科天禧後立法有官人試不
中者皆科私罪仍限以兩舉或云王冀公所
請也慶曆以來條令日備有官人仍別立額
於是進取者始自如矣

歐陽文忠公初薦蘇明允便欲朝廷不次用
之時富公韓公當國雖韓公亦以爲當然獨
富公持之不可曰姑少待之故止得試銜初
等官明允不甚滿意再除方得編修因革禮
前輩慎重名器如此元祐間富紹庭欲從子
瞻求爲富公神道碑久之不敢發其後不得
已而言一請而諾人亦以此多于瞻也

元祐初文潞公爲太師呂申公爲左僕射皆
以高年特賜免拜二公力辭蘇子瞻爲翰林
學士因論八十拜君命一坐再至此但傳命
非朝見猶且不免周天子賜齊小白無下拜

非不拜謂無降階然終下拜今二臣既辭宜當從其請遇見間或傳宣免則可為非常之恩仍降允詔當時以為得體

故事臣察告老一章即從仁宗時始命一章不允兩章而後從所以示優禮也熙寧末范景仁以薦蘇子瞻孔經甫不從曰臣無顏可見班列乃乞致仕章四上不報最後第五章併論青苗法於是始以本官致仕神宗初未嘗怒也景仁既得謝猶居京師者三年時工

禹王為執政與景仁久同翰林景仁每從容過之道舊樂飲終日自不以為嫌當權者亦不之責元祐初熙寧元豐所廢舊臣自司馬溫公以下皆畢集於朝獨景仁屢召不至世尤以為高云

唐人記張延賞妻苗晉卿女父為宰相舅嘉貞子弘靖皆宰相潛常臯雖不為真相而食王爵以為有唐衣冠之盛一門而已

本朝韓忠憲億夫人王魏公女忠憲參知政

事雖不為相而康公王汝皆持國又為門下
侍郎長子綜雖早死亦為知制誥皆王氏出
壻李內翰淑與苗氏殆不相遠他士族未有
此者

宰執每歲有內侍省例賜新火冰之類將命
者曰快行家皆以私錢一千贈之元豐元年

除日

神宗禁中忽得吳道子畫鍾馗像因使鏤板
賜二府吳冲卿時為相欲贈以常例王禹玉

曰上前未有特賜此出異恩當稍贈之乃贈
五千其後御藥院遂為故事明年除日復賜
冲卿例復授五千冲卿因戲同列曰一馘足
矣衆皆大笑宣和間一二大臣恩倖既殊將
命之人有飲食果實而得五十千者日或至
一再賜也

司空圖朱全忠墓立召為禮部尚書不起遂
卒朱次道為河南通判時嘗於御史臺案牘
中得開平中為圖薨輟朝勅乃知雖亂亡之

極禮文尚不盡廢知如表聖蓋義不仕全忠者然亦不以是簡之也

大臣及近戚有疾恩禮厚者多宣醫及薨例遣內侍監護葬事謂之勅葬國醫未必皆高手既被旨須求面投藥為功病者不敢辭偶病藥不相當往往又為害勅葬喪家無所預一聽於監護官不復更計費惟其所欲至罄家資有不能辦者故諺云宣醫納命勅葬破家近年勅葬多上章乞免朝廷知其意無不

從者

試院官舊不為小錄崇寧初霍端友勝安樞密惇知舉始創為之余時為點檢試卷官自後遂為故事進士小錄具生月日時者叙齒也安喜考命時考官有善談命者數人安日使論之故亦具生月日時則過矣

公燕合樂每酒行一終伶人必唱囉酒然後樂作此唐人送酒之辭本作碎音今多為平聲文士亦或用之王仁裕詩淑景易從風雨

去芳樽須用管絃催

京師百司胥吏每至秋必醵錢為賽神會往
往因劇飲終日蘇子美進奏院會正坐此余
嘗問其何神曰蒼王蓋以蒼頡造字故胥吏
祖之固可笑矣官司正門裏皆於中間用小
木龕供佛曰不動尊佛雖禁中諸司皆然其
意亦本吏畏罷斥以為禍福甚驗事之極恭
此不惟流俗之謬可笑雖神佛亦可笑也
舊制學士以上賜御仙花帶而不佩魚雖翰

林學士亦然惟二府服笏頭帶佩魚謂之重

金元豐官制

始行

詔六曹尚書翰林學士雜學

士皆得佩魚故蘇子瞻謝翰林學士表云玉
堂賜象仰淳化之彌文寶帶重金佩元豐之
新渥

玉堂之署四字太宗飛白書淳化中以賜蘇
易簡樞密院既專總兵柄宰相非兼領殆不
復預聞慶曆初元昊用兵富公為諫官乃請
宰相如故事兼院事時呂文靖為相不欲兼

富公爭之力遂兼樞密使自是相繼為相者
初授除皆帶兼使八年文潞公自叅知政事
相始不帶兼使於是皇祐初宋莒公龐穎公
相皆不兼蓋元昊已納款故也

神宗初更官制王荊公諸人皆欲罷樞密院
神宗難之其後遂定官制論者終以宰相不
預兵政為嫌使如故事復兼則非正名之意
乃詔釐其事大小事三省與樞密同議進
呈畫旨稱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三省官皆

簽書付樞密院行之小事樞密院獨取旨行
訖關三省每朝三省樞密院先同對樞密院
退待於殿廡三省始留進呈三省事退樞密
院再上進呈獨取旨遂為定制

殿廡幕次三省官為一幕樞密院為一幕兩
省官為一幕尚書省官為一幕御史臺為一
幕中司則獨設椅子坐於隔門之內惟翰林
學士與知開封府同幕蓋舊制知府常以翰
林學士兼故也始樞密院與中書門下同一

幕趙中令末年太祖惡其專而樞密使李崇
矩乃其子婦之父故特命拆之迄今不改
唐制惟弘文館集賢院置學士宰相得兼外
他官未有兼者亦別無學士之名如翰林學
士侍講學士侍讀學士侍書學士乃是職事
之名爾自後唐安重誨為樞密使明宗以其
不通文義始置端明殿學士以馮道趙鳳為
之班樞密使下食於其院端明即正衙殿也
本朝改端明為文明以命程羽自後文明避

真宗謚號改紫宸既又以紫宸非人臣所稱
改觀文則端明文明紫宸本一般觀文雖異
而創職之意則同四名均一等職也明道中
既別改承明殿為端明仍置學士中間又設
資政殿大學士學士則職名增多不得盡循
舊制始真宗為王冀公置資政殿學士班樞
密下此即文明之職也蓋是時真宗眷冀公
方厚故不除文明而別創此名及丁文簡之
罷參政不除資政殿大學士復置觀文觀文

班在資政殿大學士上而皇祐中乃以命孫
處敏蓋用丁文簡故事爾輕重疑亦不倫近
歲自資政殿以上皆為二府職名乃是本朝
新制而端明殿為從官兼職之冠則後唐故
事也

古者喪服有負版綴於領下垂放之方尺有
八寸服傳所謂負廣出於適寸者也鄭氏言
負在背上適辟領也蓋喪服之制前有衰後
有負版左右有辟領此禮不見於世久矣自

秦漢以來未之間翟內翰公巽嘗言論語式
負版非板籍之版乃喪服之版以予見齊衰
者必式為證

堯稱陶唐氏舜稱有虞氏禹稱有夏氏唐虞
夏氏其封國或其所生土名故其先皆命以
為氏後因以為國則堯舜禹者疑其為謚號
也然易稱堯舜氏作則堯舜亦氏豈復追稱
之或以謚耶其通稱則皆謂之帝秦本欲稱
秦皇既去秦號稱皇帝固已過矣漢以後因

之不能易至唐武后天授中加尊號曰聖神
皇帝中宗神龍加尊號曰應天皇帝明皇又
以年冠之稱開元皇帝其後更相衍多至十
餘字此乃生而為謚果何禮哉本朝初廢不
講仁宗景祐初羣臣用開元故事請以景祐
為號自是每遇南郊大禮畢則百官拜表加
上尊號以示歸美之意神宗即位諸臣累上
尊號皆辭不受元豐三年遂下詔罷之帝王
之盛舉也

俗稱翰林學士為坡蓋唐德宗時嘗移學士
院於金鑿坡上故亦稱鑿坡唐制學士院無
常處駕在大內則置於明福門在興慶宮則
置於金明門不專在翰林院也然明福金明
不以為稱不常居之爾諫議大夫亦稱坡此
乃出唐人之語諫議大夫班本在給舍上其
遷轉則諫議歲滿方遷給事中自給事中遷
舍人欲當時語云饒道斗上坡去亦須却下
坡來以諫議為上坡故因以為稱見李文正

所記

國初取進士循唐故事每歲多不過三十人
太宗初即位天下已定有意於修文嘗語宰
相薛文惠公治道長久之術因曰莫若參用
文武之士吾欲於科場中廣求俊彥但中得
一二亦可以致治若正曰善是歲御試題以
訓諫將為賦主聖臣賢為詩益以中參用之
意特取一百九人自唐以來未有也遷得呂
文穆公為狀頭李叅政至第二人張儀射齊

賢王叅政化基等數人皆在其間自是連放
五榜通取八百一人一時名臣悉自

此矣

唐末五代武選有東西頭供奉左右班侍禁
殿直本朝又增內殿承制崇班皆禁庭奉至
尊之名然宰執及戚里當時得奏乞給使恩
澤皆例受此官沿習既久不以為過政和中
改武官名有拱衛親衛大夫等職宰相給使
有至此官者會其將罷或欲陰中之因言人
臣而用拱衛親衛意不可測不知亦前日承

制侍禁之類也

唐致仕官非有特勅例不給俸國初循用唐制至真宗乃始詔致仕官特給一半料錢蓋以示優賢養老之意當時詔云始呈材而盡力終告老以乞骸賢哉雖歎於東門邈矣遂辭於北闕用尊者德特示殊恩故士之得請者頗難慶曆中馬季良在謫籍得致仕言者論而奪之蓋以此其後有司既爲定制有請無不獲人寢不以爲貴乃有過期而不請者

於是御史臺每歲一檢舉有年將及格者則移牒諷之今亦不復舉矣

唐三院御史謂侍御史與殿中侍御史監察御史也侍御史所居曰臺院殿中曰殿院監察曰察院此其公守之號非官稱也侍御史自稱端公知雜事則稱雜端而殿中監察稱曰侍御近世殿院察院乃以名其官蓋失之矣而侍御史復不稱臺院止曰侍御端公雜端但私以相號而不見於通稱各從其所沿

襲而已

唐御史臺北向蓋沿隋之舊公堂會食侍御史設榻於南而主簿在此兩院分為東西故俗號侍御史為南榻

監察御史裏行監察御史之資淺者也始唐太宗自布衣擢馬周令於監察御史裏行遂以名唐馬周傳不載六典言之或曰始龍朔中王本立亦見唐人雜記然不若六典為可據也

唐詔令雖一出於翰林學士然遇有邊防機

要大事學士所不能盡知者則多宰相以其處分之要者自為之辭而付學士院使增其者尾常式之言而已謂之詔意故無所更易增損今猶見於李德裕鄭畋集中近歲或盡出於宰相進呈訖但召待詔即私第書寫或詔學士宰相面授意使退而具草然不能無改定也

元祐初用治平故事命大臣薦士試館職多一時名士在館率論資考次遷未有越次進

用者皆有滯留之歎張文潛晁無咎俱在其間一日二人閱朝報見蘇子由自中書舍人除戶部侍郎無咎意以為平緩曰子由此除不離核謂如果之粘核者文潛遽曰豈不勝汝枝頭乾乎聞者皆大笑東北有果如李每熟不得摘輒便槁土人因取藏之謂之枝頭乾故云

陳恭公自為參政時仁宗即眷之厚不但以其嘗請建儲德之也皇祐初趙清獻詣人攻恭公二十餘章意終不解一日喟然顧一老中官曰汝知我不樂乎中官曰豈非以陳相公去住未定耶上曰然中官曰此亦易爾既臺諫官有言何不從之使去上曰我豈不知此但難得如此老子不謾我爾後不得已欲罷之猶令自舉代恭公薦吳正肅公即召至闕下會賜宴正肅疾作不果相然世亦以此多恭公也

陳恭公初相張安道為學士仁宗召至幄殿

面喻曰善為草麻辭無使外人得有言蓋恐其物望未孚也安道載其請建儲之事云納忠先帝有功朕躬上覽稱善及恭公薨墓碑未立時論者猶未一上賜額曰褒忠之碑特命安道為之故安道首言褒忠碑者皇帝神筆表揚故相岐國公執中之遺烈也於是遂無議之者

陳希夷將終密封一緘付其弟子使候其死上之既死弟子如其言入獻真宗發視無他言但有慎火停水四字而已或者以為道家養生之言而當時皆以為意在國事無以是解者已而祥符間禁中諸處數有大火遂以為先告之驗上以軍營所聚居尤所當戒乃命諸校悉書之門故今軍營皆揭此四字

元祐初哲宗將納右得狄諮女宣仁意向之而庶出過房以問宰執或曰勲臣門閥可成王彥霖為簽樞密院曰在禮問名女家答

曰臣女夫婦所生及列外氏官諱今以狄氏
為可將使何辭以對宣仁默然遂罷議
帝女謂之公主蓋婚禮必稱主人天子不可
與羣臣敵故以同姓諸侯主之主者言主婚
爾而漢又有稱翁主者諸侯之女也翁者老
人之稱古人大抵謂父為翁諸侯自相主婚
無嫌故稱翁者謂其父自主之也自六朝後
諸王之女皆封縣主隋以後又有稱郡主者
自是遂循以為故事則主非主婚之名蓋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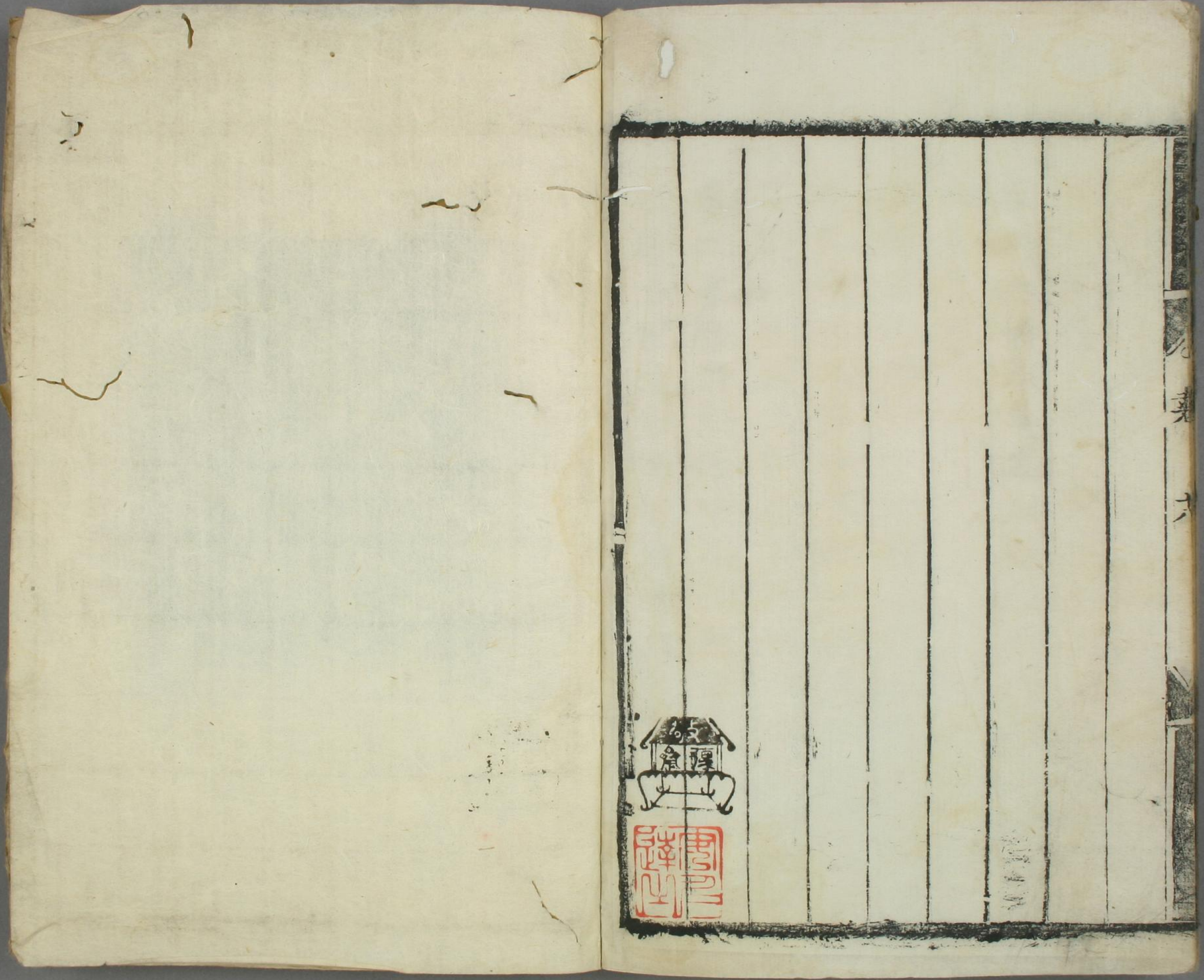
之猶言縣君郡君云爾國初趙韓王以開國
元臣詔諸女特此宗室皆封郡主臣庶而封
主者惟趙氏一家而已而名實之差流俗相
習而不悟主君皆尊稱則縣主縣君郡主郡
君初何為辨但以非宗室不封故從以為異
也

太駕玉輅世傳為唐高宗時物堅壯穩利至
今不少損元豐間禮文既一新有司請別造
新輅詔宋用臣董之備極工巧珠寶之飾既

成以正旦大朝會宿陳於大慶殿庭車人先
以幕屋覆之將旦徹屋忽其上一木墜盡壓
而碎一木之勢蓋不能至此人以為異自後
竟乘舊輅

金明池龍舟太宗時造每歲春駕上池必登
之紹聖初亦嘗命別造形制有加於前亦號
工麗余時正登第在京師初成瓊林賜燕蔡
魯公為承旨中休往登以觀至半輒墜未幾
不免相繼哲宗臨幸是日大風晝冥池水盡
波儀衛不能立竟不能移趾自後遂廢不
用二事適相似亦可怪也

石林燕語卷第五



九
卷
六

